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四年夏四月丙辰朔降詔卹刑

丁巳太常丞許將為集賢校理將上所業召試學士院中等也 罷章惇相度夔州路差役以惇言經制渝州夷賊疆土難遍歷諸州欲止以渝州役事立定條約推

行於一路上批諸州役事不同難止用一法故罷之上
恠惇避事王安石為惇解釋且言惇材極高但為流俗
人所毀耳上曰必不如呂惠卿安石曰誠如此然如惇
亦自為少及但輕肆爾

三月二日丁亥遣
惇經制渝州夷賊

司農寺言

開封府界諸縣民歲納役錢其鄉村第四等已下並免
如非單丁即與上第五等輪差壯丁從之他日上與王
安石言第四等助役錢可惜直放了不若使種桑而役
錢得免安石曰桑者將使人人種之若須第四等免役

錢而後種則種者有限矣但當令保長及保正督課使種不種則保長及保正糾舉罰錢入糾者而為官司所糾則并保正出罰如此則人人皆種桑如課不須免役錢也役錢一事可以獎保甲習武藝

五月十六日十月一日七年正月十

三 日 詔聞棄婁城堡將官燕達等軍回遇賊多覆沒令

陝西都轉運司體量實數以聞尋又以走馬承受所奏數與前不同詔郎延經畧司并燕達各具上所亡實數

十二日事燕達回軍遇賊本傳無之

內侍省入內殿頭王化基不合直

批聖旨於內酒坊取吏人樞密院劄子奉旨令本省依
理施行上以諸司取吏非待執政稟旨乃詔自今須是
送朝廷出文字不得直批聖旨及依奏餘依例上諭樞
密院曰內臣宮中幹事須稱聖旨若一一關申中書樞
密院則傷繁碎或稽緩不及事可令本省具久例開析
以聞其後具到例三十七件皆一時須索非出令者盡
得如例施行

戊午京西提舉常平等事陳知儉請先罷許州衙前管

勾公使庫以軍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從之初諸州差衙前管勾公使多所賠費有至破壞家產者及是遂更用軍員代之其後遍及諸路悉用此法人以為便

庚申上批昨宣撫司令諸路簡刺蕃捉生乃取於係籍熟戶不惟分却蕃部門族勢力又徒費廩給而無益舊數乃詔於近招降到蕃部中選少壯武勇者為之母過三千人其熟戶更不揀選韓絳言臣昨至渭州與本路經略使蔡挺議及邊計大抵言秦慶二路兵寡弱宜

各與增三五百人別調東兵二萬於同耀州河中鳳翔府就糧草分屯挺願自將於邠寧州為四路行營駐軍之所更不領逐路公事止兼提舉城守之備并出戰兵馬專為應援候知賊界點集及來犯一路即領所將二萬或更於鄰路追兵往彼與本路出戰漢蕃兵會合分守要害令諸城寨為清野堅壁之計乘賊疲惰即往襲擊如此則比慶厯以前陝西增兵其數至少所費易辦臣察挺實有才謀處置一路邊事訓練撫遏恩威並行

觀其策畫顯盡忠力望召挺赴闕王安石以為專委挺則挺必為本路計太多恐不便於諸路奏寢不報

朱本削去

今從新本

辛酉遼主遣利州觀察使蕭廣太常少卿張遵度其母遣懷化節度使耶律暉起居郎知制誥張少微來賀同天節

壬戌太子中允崇文院校書范育檢正中書戶房公事育言中書法度政令矯枉過直從權失正立本不一故

三年于茲而事益紛錯力辭新命許之

許免檢正在十八日今并書

環慶路都鈐轄元贊秦鳳路鈐轄劉舜卿永興軍路
鈐轄劉斌專管勾訓練陝西權駐泊軍馬贊駐邠州供
備庫副使郭需副之舜卿駐涇州西京左藏庫副使白
玉副之斌駐河中內殿承制郝旻副之時環慶新經兵
變且西戎未庭故遣贊等訓兵萬五千人分屯要郡

此段

更參考五月一日所書

上令特與贊等公使犒設并支散銀標子

教閱王安石以為犒設令本州一體可也支散銀標子

仍須令諸州軍士一體今特支散萬五千人未足得此
萬五千人而諸軍不得者皆將觸望不必致變但使
其臨戰莫肯盡死則害事大矣凡兩日與樞密院反覆
論之上卒從安石言他日

此段日錄在五月九日

安石又以為諸

軍宜各與錢作銀標子之類勸獎習藝然宜為立條例
使諸路一體不然則諸路各務為厚以相傾而無藝極
文彥博曰付與州郡公使當聽其自使向時曾令公使
置例冊端午知州送粽子若干个亦上例冊人以其削

弱為笑安石曰周公制禮籩豆貴賤皆有數籩豆之實
菹醢果蔬皆有常物周公當太平之時財物最多豈可
制禮務為削弱可笑蓋用財多少人心難一故須王者
事為之制則財用得均節而厚薄當於人心也 吏
部侍郎新知鄧州韓絳請於通進司下奏狀從之

癸亥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蒲宗孟檢正中書孔目房公
事編修中書條例鄧潤甫檢正中書戶房公事並遷太
子中允 廣南西路鈐轄陳箴言欽廉等瀕海州蜚戶

如自造船入海採珠即從其便貧者聽士人收養更不
科罪所貴海戶無饑窮流徙之人從之 詔罷陝西見
行交子法先是陝西軍興轉運司患錢不足沈起請限
以半歲令民盡納銅鐵錢於官而易以交子候三五歲
邊事既息復還民錢宣撫司奏行之知邠州張靖數言
其不便會李評張景憲出使延州因令訪利害評等奏
如靖言景憲謂交子之法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陝西將
使細民流離失業無以為生故罷之

正月庚戌三
月戊子可考

上

批昨簡諸路配軍為陝西強猛指揮訪聞陝西州軍不
依元降指揮選補不給衣糧而使依廂軍例推車作役
致無以自給尤非便廼詔強猛為禁軍糧賜視壯勇在
其上令步軍司統轄逐路都總管司差撥 上批王文
諒雖已令陝西轉運司劾奏緣文諒事多欺罔沮辱邊
威啓侮戎醜恐須朝廷推治及許令前後隨行出軍之
人告首所見罪狀庶令緣邊將校不敢誕妄以希功賞
廼詔陝西選官鞠于邠州仍令王廣淵勘會除吳達案

所通事外更有明白罪狀悉關送制勘院施行 詔付

趙高聞鄜延路諸軍數出至鬻衣裝以自給可密體量
如合濟接止作帥指揮借與一季衣以漸尅約納仍常切
照管務令勞佚均齊無致失所先是王安石言于上曰
今士卒極窘或云有衣紙而櫛甲者此最為方今大憂
自來將帥不敢言賑卹士卒賑恤士卒即衆以為姑息
致兵驕臣愚以為親士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
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兵驕在於愛之之過前見

陛下言郭進事臣案進傳言進知人疾苦所至人為立碑紀德政惟士卒小有違令輒殺又太祖盡以所收租稅付之具牛酒犒士卒進所殺必皆違令者至於犒賞士卒知其疾苦必已備盡人情惟其能如此然後能殺違令者而令無怨不然則進何以能用其士卒每戰必克今將帥於撫士卒未嘗敢妄用一錢視士卒窮困如此然無一言聞上蓋習見近俗臣恐士卒疾困則難用且或復有慶州之變謂宜稍寬牽拘將帥之法使得用

封樁錢物隨宜賑恤士卒然後可以責將帥得士卒死
力也又言諸帥已是選擇雖未足倚辦然亦皆粗識事
機若朝廷遠處指揮不若責令就近制置上使安石作
文字指揮諸路既而樞密院逗留不決於是安石間白
上上曰已有手詔與趙高矣然諸路未有也

丙寅環慶路經畧使王廣淵言昨慶州兵變臣以權宜
榜諭應緣坐家屬皆特免罪今准朝旨具人數軍分姓
名竊慮別有處置欲望少假臣閫外之權詔柔遠寨作

過軍士緣坐骨肉依廣淵所奏其慶州叛軍已就戮同居骨肉配充奴婢及年二十已上刺配京西者令勘會內有服紀於法不當緣坐即釋之充軍者給公據已隸軍而配湖北者更不改配

丁卯侍御史知雜事鄧綰言知亳州富弼責蒙城官吏散常平錢穀妄追縣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諸縣令未得依提舉司牒施行本州簽判管勾官徐公衮以書諭諸縣使勿奉行詔令乞盡理根治詔送亳州推勘

院其富弼止令案後收坐以聞綰又言乞下諸路提舉

官凡行移青苗文字止以貸助糧種錢穀為名不行

朱史

以不施行刪去新本謂綰乞改青苗文字是自知此法為非復存之今從新本

富弼言臣已三

奏乞獨坐臣重責特賜矜貸其餘官吏兼第三奏乞於

青苗事上但違犯不以輕重臣亦合一面招認近又聞

勘院推究職官見行移文牒往來數次臣竊觀朝廷力

行支散青苗錢斛必謂有利於天下然以臣所聞四方

羣議此事害多利少故臣愚意不願支散又緣忝為長

吏不欲明明廢格新法將來合散夏料之時即指揮州
司依例舉行又恐諸縣便行支散遂勘會得管勾錢斛
官徐公衮權觀察支使石夷庚各曾往諸縣季點徧識
知縣縣令臣因令密與書題不得支散兼令丁寧說向
若妄亂廣行支俵將來人戶逃移帶却官本錢斛縣司
上下公人必著攤賠兼徐公衮石夷庚並曾執覆若如
此恐致不便臣即時叱去二人既不敢違臣指揮各曾
因書傳臣之意諭與諸縣遂亦不敢支俵昨來不散青

苗錢斛其罪決不在他人而臣專主其事情狀甚明所以臣累奏乞獨坐重責正為此也以臣今此招伏罪犯并累奏事理並乞降下推院令照會取勘竊念臣本意却欲粗存事體若明行指揮州縣不得支散即顯格朝廷新法若使依法盡令支散即恐向去催督不前必致逃移却貧下人户又使縣司上下公人枉遭攤賠破壞家業兩皆不便所以臣及期舉行條法者冀免廢格之名復密諭縣官不令俵散者是不欲使貧民逃竄及不

致縣司公人填賠家業似兩得便今朝廷盡理根究臣亦須至盡理申陳蓋事不獲已也臣今且說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以賢不肖皆知為害愈久愈深只是朝廷不知此亦無可奈何況自初行法內外大小臣僚及被逐者臺諫官論列不一曲盡弊病又聞後來弊病轉多臣以老病昏塞不能一一條上但乞聖慈檢聚前後臣僚理會青苗文字集百官定議便見利害臣如此畧具辨明者只為因朝廷根勘故難隱默即非強自文飾苟

求免過所有今來本州不敢散青苗錢斛並是臣獨見
情願當嚴譴雖死無悔其餘徐公袞以下州縣官吏只
有不合隨順臣指揮愆過即望聖慈察其情理別無深
切特與矜恕

此章當刪取汪應辰云此章恐當存之今悉具載

辛未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錢明逸
卒

癸酉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楊繪權御史中丞翰林學
士韓維兼翰林侍講學士自馮京罷御史臺闕中丞陳

薦孫固皆權領臺事於是上欲用維王安石言維必同俗非上所建立更令異論益熾不如用繪上從之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劉庠權知開封府代韓維也詔兩浙路提舉常平等事職方員外郎林英太常博士張岫管勾常平等事著作佐郎王醇並衝替先是中書以兩浙路水利差役事皆不舉已差殿中丞張靚代醇又下提點刑獄王庭老體量廷老言英等自置提舉司以來未嘗出巡惟岫嘗至明越二州而已故三人俱

責

會要言英等在任不推行新法時張岫丁憂候服闋依銜替人例知壁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閏月

改兩浙太博知鄞縣張岫二年十一月差兩浙前宣州司理王醇二年十一月差兩浙三年十二月審官就移

合入差遣張

詔天下軍器除三路緣邊已差官閱視

其他路令轉運司於逐州軍各選差官相驗分為三等

轉運使副判官分詣逐州軍督趣事畢以聞

元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二年三月九日

檢校水部員外郎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

种諤為賀州別駕初王安石論諤當深責以慰謝闕輔

人心請置之廣南上曰須諤離陝西於是再責

甲戌試將作監主簿常秩為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勾國
子監初秩不肯仕宦世以為必退者也及王安石更定
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詔書獨
以為是被召遂起及對垂拱殿上問秩先朝累有除命
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辭免故臣得久安里巷今陛
下迫臣不許稽違詔旨是以不敢不來非敢有所辭擇
去就也上嘉之徐問當今何以免民凍餒秩言法制不
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之大患也且言臣才不適

時用願得復歸上曰卿來安得不少留乎俟異日不能用卿然後有去就可爾初議除秩官王珪曰可太子中

允上曰待此等人當適理分之宜乃有是命

林希野史云常秩賴

州人皇祐中歐陽修為州劉敞王回在郡日與之遊聞常秩居里巷有節行間與之宴集由此知名秩不能為文故罷進士無他才能回與規唐之學問稍進修崇獎回太過力薦於朝屢召不至由是天下仰望以為異人就除試將作簿英宗即位召之以疾辭今上即位公著密薦於上及除御史中丞又薦秩自代庚戌歲公著繼守穎修亦赴青州道過穎秩時已有任意二公與秩談及時政皆主以為是修隨折之安石乃敕本郡以人船送秩赴闕辛亥五月至京師館於太學召對上問秩所以久不起之意秩對先帝召臣以官故臣不敢至陛下

不以官名臣臣所以起上大悅又問安石修公著優劣及時事是非秩對青苗等事皆合古義安石知經知道公著不知經不知道修於浮文為長耳明日除官右正言直集賢院判國子監面賜緋魚後除直舍人院天章侍講又除起居注供諫職無月不除官用悅其心安石方盡逐學官用其親知傳授己學凡更制學事李定張璪一稟於安石隨順之秩一無異論秩素喜三傳之學安石絀春秋不立學官秩亦無一言銓事不曉吏文供諫職默然無一語中外皆笑之鄧綰除雜端及中丞皆舉秩自代修自去穎每為詩思穎無不及秩共為几杖之遊公著薦之尤有力一旦秩為安石所誘特起仕官議論時事時會二人大失望公著方絀居穎修又致仕來歸秩方起聞其譽安石而短己遂不復與見又惠卿惇括三人事修甚謹及修老失勢安石專政三人者不復顧修及歸穎又失秩終身自咎以為知人之繆秩之學本出於回平時修待回不及秩厚至是回死修以文

祭之曰利害不動其心進退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
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人徒信子於後者其意
在秩也希又云秩
病心竟自刎死

太常博士簽書河東節度判官李

實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劉摯並為

監察御史裏行故事御史不帶館職以館職充御史自

摯始實洛陽人也

王陶傳司馬光嘗薦實及孟恂趙彥若章留中

摯未及陞對

上言亳州官吏昨以住滯俵散青苗本錢下本路轉運

使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尚未結絕訪聞命官及干繫人

等在禁者甚衆遂成大獄驚駭物聽臣愚以謂本州官

吏所犯止於不依限支散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定非
有晦隱難窮之狀而起獄不止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
皇事勢連逮證佐當此暑月殊可矜恤欲望速降指揮
嚴責勘司須令日近圓結其照證人逐旋先次疏放所
貴盛暑不致淹延

案摯奏議具此本傳乃云獄起不止
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

已責願寬州縣之罪此飾說也兼此時弼亦未責傳蓋
因劉安世所作摯文集序司馬光日記劉摯為檢正官
介甫將黜富公摯數諫止之由是出為御史富公竟坐
奪使相摯上言亳州薄尉典級皆坐不散青苗錢申劾
以前宰相所為豈此曹所能制由是薄尉以下特宥之
當是時摯在臺諫中最为敢言周伯樂云六月二十一

日甲戌
可考

權慶州北路都巡檢崔昭用柔遠寨主孫宗
信都監木信之各降兩官坐所部蕃落盜器甲開城門
欲應慶州叛軍而昭用等不能禁詔德音特責之 詔

自今天下上雨雪狀司農寺每月繳進

新紀書此
舊紀不書

是

日王安石白上保甲習武藝新法如何上曰候秋冬間
差役事了當頒行又謂安石曰人不能無過失卿見朕
有過失但極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謝曰當盡死力
不敢存形迹上慮難濟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以他求

觀今年人情聽上所為不敢侮慢孰與去年又曰陛下

聖德日躋風俗會丕變何憂難濟

此據日錄新法之行
否端在此際而實錄

朱墨本及新本皆
闕不書今特書之

丙子權發遣提點河北刑獄都官員外郎王廣廉權發
遣本路轉運副使兼都大提舉糴便糧草催遣黃御河
綱運王安石言其可用也通判大名府職方郎中錢昌
武與堂除知州廣廉言昌武散青苗錢有勞也遣太
常博士陳充體量宿亳等州災傷仍令本路修飭武備

先是上批聞宿州之民乏食盜賊充斥人不安處見禁
死罪近五百人未獲軍賊亦不少乃所至全無武備若
不速賑濟必聚為盜賊本路皆不奏故遣充太常丞

集賢校理同知禮院許將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太子中

允崇政殿說書李定辭說書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

房公事

定辭說書已附去
年十二月戊寅

西作坊副使知寧州田諲

遷皇城副使諲嘗與西賊戰有功又招安慶州叛兵為

多故也置太醫丞諱紘佩魚視展中省尚藥奉御班

叙其下以處醫官之產科小方脉者 中書奏檢正中

書吏房公事李清臣兼編修中書條例詔罷之

此據御集

尋

自太子中允復為校書郎通判海州

此據曾布制集及晁補之行狀

韓

絳既責清臣願還舊秩且求外任故也

戊寅集賢校理趙彥若兼崇文院檢討編修會要 賜

右贊善大夫吳安度進士出身先是宰臣富弼言安度

召試舍人院聞考試入三等論四等止以萊竹青青詩

不依注解作王芻篇竹遂定入五等因此改一官報罷

竊詳安度命意必謂王芻篇竹柔脆常草不足興詠衛武公有德之人以注說迂曲非詩人本意也又按史記河渠書下淇園之竹則知淇澳之竹祇是竹箭之竹也又據陸德明釋文青止音箐茂盛之貌故安度直以葉竹茂盛立為題意於理甚通未為不識題義乞賜再取安度所試三題詳定如俱入等隨其文藝特與一科名下學士院看詳所試並為合格惟詩不合自出已見亦非紕繆故有是命復追先授一官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修編敕罷虞部郎中閻綬知濟州以都官員外郎權發遣鹽鐵副使馬默代之仍令京東轉運提點刑獄具杅所見新知濟州羅希古庸懦不可臨郡事狀以聞御史知雜事鄧綰言希古初未到官監司素不識面而違制擅舉綬以代希古乞推劾故也

日錄

云綬與提點刑獄孔宗翰嘗為交代故宗翰自提點改知蘄州改知蘄州疑生此當考

上憂西

人深入王安石論其必不然曰以韓絳之果种諤之狂然兵行百十里已自行極危彼獨安能深入而不虞後

患就其敢爾非我所憂也 詔周嵩慶懿三陵栢子戶
止留七戶餘放歸農

辛巳河陽三城節度使司空兼侍中集禧觀使曾公亮
判永興軍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判永興郭逵判秦
州先是吕大防罷延州上曰欲使郭逵往問王安石曰
永興宜得一重人卿以為孰可安石曰曾公亮精審善
鎮撫宜使之往上疑公亮憚行安石曰就除其子孝寬
為陝西轉運副使以慰其意彼必樂行且公亮已老得

孝寬在彼助之最便既而復用趙高遂中輟於是韓鎮
殘虐事聞僉欲徙之故以遠代績而公亮治永興如初
議 涇州就糧蕃落兵士安吉為右班殿直賜絹百疋
錢百千與陝西監當差遣吉告本營党仙等謀叛伏誅
故賞之 趙高言昔郭進在西山筦榷之利悉以與之
任其貿易由是遂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間得戎敵情
狀今延州歲計用錢萬緡官以二千為額今雖倍得亦
復不足願貸萬緡回易取息以養漢番士卒責其死力

詔經畧司借以封樁錢二萬緡為本州回易公使錢之本

壬午詔聞陝西多劫盜未獲令五路經畧安撫司重立
購賞嚴責官吏早令靜盡及令知太原府呂公弼體量
本路提點刑獄以慶州軍變嘗發諸州義勇守城事以
聞後公弼言已下逐州不得擅發如已調發悉令放罷
中書言選人磨勘并躋獎致仕改官前後條制不一
請自今節度觀察判官六考進士太常丞餘太子中舍

不及六考進士太子中允餘著作佐郎支使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六考進士太子中允餘著作佐郎不及六考進士著作佐郎餘大理寺丞兩使推官令錄事參軍軍事判官六考進士著作佐郎餘大理寺丞不及六考進士大理寺丞餘衛尉寺丞不及三考進士光祿寺丞餘大理評事初等職官知縣錄事參軍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六考進士大理寺丞餘衛尉寺丞不及六考進士光祿寺丞餘大理評事不及三考進士大理

評事餘奉禮郎判司主簿尉七考進士大理寺丞餘衛

尉寺丞不及七考進士光祿寺丞餘大理評事不及五

考進士大理評事餘奉禮郎不及三考進士奉禮郎餘

將作監主簿從之

選舉志第二卷選人唐勘節度觀察判官六考進士太常丞餘太子中舍

支使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六考進士太子中允餘著作佐郎兩使推官縣令錄事參軍軍事判官六考進士著作佐郎餘大理寺丞初等職官知縣知錄事參軍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六考進士大理寺丞餘衛尉寺丞判司主簿縣尉七考進士大理寺丞餘衛尉寺丞自節察判官至簿尉考不及格者遞降等流外人三任七考有舉者六員移令通有班行舉者三員與唐勘進納人六考有職官或縣令舉者四員移注四任十考

有改官舉者五員與唐勘本志
所書與實錄稍不同今附此注

降河東轉運副使屯

田郎中韓鐸一官徙江南東路初河外修建堡寨以撫
寧不守婁城堡無援詔勦修及已修未畢堡寨未得興
修其軍馬並歸本路鐸奏新修寨已廢止於定 對岸
築堡又緣向西生界別無聲援接應止有隔河孤壘難
以固守今准朝旨並未得興修實為先見已而又奏河
外吳堡寨最為險固通綏德城將來開拓疆圉基此足
以進廣聲援朝廷迹其前後反覆異同故有是責 是

日王安石留身論助役事先是兩浙路提點刑獄王庭老提舉常平張覲率民助役錢多至七十萬薛向為上言之上亦疑焉故以手詔問安石安石既對他日又問安石曰提舉官據合出錢數科定朝廷以恩惠科減於體為順

七十萬數據范祖禹誌楊繪墓云繪亦因論此連忤執政

詔權發遣發運

使皮公弼如薛向在任例舉官

是月廢虢州玉城縣為鎮

舊紀在初一日丙辰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四年五月乙酉朔初御文德殿視朝上批邠州等處駐兵已差三將專領訓練既欲為精銳破賊之軍須督責所差將官嚴切教習量賜金帛使賞激士衆仍詔曾公亮專提舉三將訓練遇有邊事須增兵策應即審

度事勢遣兵將往事定抽回

此段更參考四月七日所書

丙戌司勳郎中權戶部副使張景憲為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司上謂景憲曰河東凋敝卿當出領使事故有是命環慶路經略使王廣淵言夏國韋州監軍司牒環州欲依舊通和環州與之回答鄜延趙高亦奏西人至綏德城與知城折克雋相見言國主欲得綏州如舊樞密院言西人歛塞違意前此惟在延州順寧寨今若諸處城寨各與之語恐應答差誤有失事機且謂朝廷

速欲開納啓其驕慢欲令趙高委折克雋候其再至語之如必欲通意須往順寧寨依故例與軍北巡檢商量轉報上牙當有處分從之 右諫議大夫提舉崇福宮

呂誨致仕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蹠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託良

以為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盖以身疾
諭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銘光往省之至
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
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

誨卒在十日
甲午今并書

丁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直舍人院編修中書條例檢

正五房公事曾布兼詳定編敕

四月八日
都檢正

戊子罷陝西諸路提舉義勇官委本屬州縣依舊條分
番教閱遇起教日監司提舉初陝西宣撫司奏辟官八

員分總諸路義勇人以為煩擾而無補曾公亮出鎮永

興入對日首以為言故罷之

三年十月十八日差八人提舉

釋鄜延

路都監燕達罪初朝議以种諤築婁城去綏德城百餘里偏梁險狹艱於糧道城中無井泉故遣李評張景憲等往視之未至而撫寧陷婁城孤絕度終不可守乃命趙高連棄之高遣達以兵即於婁城援取戍卒軍資輜重以歸賊邀官軍且戰且所失亡多上以其孤軍深入其所完亦不為少故釋其罪 同勾當開封府司錄

司檢校庫吳安持言本庫檢校孤幼財物月給錢歲給衣逮及長成或至罄竭不足以推廣朝廷愛民之本意乞以見寄金銀見錢依常平倉法貸人令入抵當出息以給孤幼詔千緡以下如所奏施行

安持已見三年七月

己丑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汝州王陶判南京留司御史臺陶初乞致仕上不許遣中使撫問固以病乞留臺許之 草澤程義路為安吉縣主簿同相度檢計開封府界溝河

程義路前已見八月二十七日又見

環慶路經畧使

王廣淵言西人乞降問罪詔書方敢進狀罪表上批西人見來順寧寨求和宜令環慶州不須遣人往問及聞近日輒便放行和市投來蕃部例各於界首叫呼西人令來交割或即逐回或遂殺之頓作通和次第頗為虜所窺遂下詔戒飭焉

辛卯太子中允崇文殿校書范育復為光祿寺丞知韓城縣育自光祿寺丞為御史故遷中允以言李定罷御史為校書既而又請與林旦薛昌朝同貶先是育言心

術者為治之本也今不務此而專欲以刑賞驅民此天下所以未孚也上謂王安石曰人主不用心術何由致治安石曰有為固由心術但術有廣狹遠近功業大小亦從此分上曰育盛稱張載程顥兄弟以為有道君子乞詔還此何也安石曰檢正高論不遜及至中書乃云未得劄子故未能就職馮京曰育畏繳敕得罪耳安石曰觀育所論彼豈畏繳敕得罪乎遂從所請而有是命

楊氏編年云是日司農寺以差役法頒天下案御集六月二十二日中書門下奏司農寺奏行出錢免役之法

上批內除以斛斛折雇直不可外餘可然則五月七日
必未頒下編年誤也兩浙科錢數用日錄却已在四月
二十七日更詳之本紀在十月壬子

王安石又言王廣淵兵變之後恐

姑息宜手敕戒諭當安其反側誅其驕慢犯令者上曰
如此固善第廣淵智不及此戒諭何補安石曰廣淵亦
不至全不曉事陛下丁寧戒敕或尚能思慮因論兵法
愛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上曰治國亦若是也

癸巳上與王安石論租庸調法善之安石曰此法近於
井田後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不善今亦無不可

為者顧難以速成爾上問其故安石對曰今百姓占田或連阡陌顧不可奪之使如租庸調法授田有限然世主誠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井之人則人自不敢保過限之田以其所謂利者制法而加於力耕之人則人自勸於力耕而授田不能過限然此須漸乃能成法夫人主誠能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患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避然利害之情難識非學問不足以盡之流俗之人罕能學問

故多不識利害之情而於君子立法之意有所不思而好為異論若人主無道以揆之則必為異議衆多所奪

雖有善法何由而立哉

此已上未見日錄所載今因安石論三不樂日錄在五月癸巳

附見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對曰今義勇土軍

上番供役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為第義勇以良民為之當以禮義獎養今皆倒置湮其手背人不樂一也教閱靡費人不樂二也又使之運糧人不樂三也近更驅之就敵橫被殺

戮尤使人憚為之馮京曰義勇近亦有以挽強得試推
恩者安石曰挽強以力有分限苟力不足則自絕于進
取矣是朝廷有推恩之濫而初非勸獎使人趨武事也
今措置義勇皆當及此使害在于不為義勇而利在于
為義勇人以得籍名于義勇為幸至于以武藝推恩隨
人材之高下使咸有幸得之心則俗可變而衆技可成
也臣願擇其鄉閭豪傑為之將校稍加獎拔則人自悅
服矧今募兵為宿衛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

固無不可况此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為之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今募兵出于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足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為然此據兵志第二卷以為保甲事但自今皆倒置以下至眾技可成也日錄係之四年五月九日又上曰府兵與租庸調云云至當以禮義獎養已附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文臣願擇其鄉閭云云上以為然亦已附閏十一月十九日惟上嘗論租庸調法至何由而立哉未有所附今即附此年五月九日餘並兩存之蓋安石欲變宿衛法其言不一而足也

乙未權鹽鐵副使潘宿權戶部副使御史中丞楊繪言
宿非材以兵部郎中賈昌衡代之權戶部副使李壽朋
權鹽鐵副使昌衡前為兩浙路轉運使朝廷方更法度
覈吏治而昌衡數以利害聞上因中使至浙諭昌衡曰
前後論奏具見忠益於是召用之御史劉摯言昌衡在
兩浙前坐失按舉杭州明州守臣自轉運使降為副使
乃緣發運司以均輸奏留昌衡今未及一年遽此召用
中外疑恠乞行寢罷不從 御史中丞楊繪言非不知

助役之法乃陛下閔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使民宅于
大均之域或有羨餘即以待水旱之歲免取于民此雖
堯舜之用心何以臻此然聞幹其任者惟務斂之多而
行之峻致天下不盡曉朝廷之意將以為率其剝者而
官取之此不可以不言也兩浙提點刑獄王庭老提舉
常平倉張靚科兩浙一路役錢至七十萬至有一戶出
三百千民皆謂供一歲役錢之外剝數幾半雖司農寺
未即從之然民間咸謂王庭老必賞之以本路或鄰路

監司張靚必賞之以館職或檢正此必因取數多而謗

議興也乞陛下取其數而閱之果如民間所說則乞裁

損行下以安民心

據楊繪分析此劄子乃四月下旬所進是年七月十一日比外權同兩浙

提刑兼常平事王庭老權發兩浙運副仍兼領常平

御史劉摯言臣伏見內臣

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於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凡

九萬夫所用物料本不預備需索倉猝出于非時官私

應急勞費百倍除轉運司供應稭草梢樁之外又自差

官採漳堤榆柳及監牧司地內柳株共十萬餘皆是逐

州自管津岸河北難得薪柴村農惟以麥蘗等燒用及
經冬泥補而昉等妄奏民間不用已科一萬餘功差本
司兵士散就州縣民田內自行收割所役人夫莫非虐
用往往逼使夜役蹂踐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
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傳至京師而昉等妄奏民間
樂于功役無不悅喜民夫既散役兵尚衆本路廂軍剗
刷都盡諸處無不闕事而昉等奏陳不已形迹州縣凌
侮官吏仍乞于洺州調起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

其急切擾攘至于如此本路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
非而上下以目臣不知昉之為是役其利安在或聞欲
泄邢洺大名等處積水今使此水如昉之意通行而北
緣下流淺狹無所容受不免泛溢乃是移此就彼易地
為患今來朝廷既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如聞昉為見
罷役忿恚偃蹇有休退之請朝旨又令總領淤田司事
昉總領淤田當檢月日昉權罷開漳河三月十一日丙
申上批并此月十一日乙未王安石論陳薦云云可考
臣謹按程昉李宜之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實聞

于朝貪功幸進擾民殘物前後奏報事皆欺罔而昉又
敢要君肆慢在于典憲可誅無赦若尚令昉以都水丞
領事河上復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伏乞明布昉等罪
狀重行貶竄以慰一方殘敝之民使天下皆知此役之
害非朝廷意且以戒徼幸希賞罔上殘民之人御史中
丞楊繪亦再具奏乞罷此役王安石為昉辨說甚力皆
寢不報

御史劉摯言程昉等開修漳河不詳利害擾民
費財及欺罔要君乞行罷黜墨史但如此書于

十二日朱史又削去今具載摯奏按日錄以十一日進
呈摯奏奏必在十一日以前今附見十一日墨史乃于

十二日書之恐誤也中丞楊繪亦有二章論奏日錄並不書今附見于此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增役兵開漳河

安石又白上前此樞密院言淤田役兵多走死至一指揮但有軍員五人歸營者又言府界營婦舉營訴于提點刑獄乞放淤田兵士密院遂劄付提點司密切體量安石取簿歷根究得淤田兵士走死多處不及三釐用法走死及八釐尚合得第一等酬獎又問密院何以言但有軍員五人歸營云得之曾孝寬孝寬得之李琮于是趙子幾以牒問李琮令具軍分役處琮得申狀乃

云曾與孝寬言未淤田前一年滎澤斗門役兵兩處各前後逃走每起走却三十餘人又問得有兩營婦經提點司訴都水監見役修造未放乞依淤田所例放歸營婦所以訴乃以淤田所放早故也上曰曾孝寬何故如此安石曰孝寬及琮皆不可知或止是誤聽亦不可知馮京曰人言所聞何害上曰小人好如此恐宣力者解體密院前言淤田如餅薄朕令取一方土如麵厚尺餘問得極有深處京曰固有薄處上曰要不皆如餅薄安

石曰薄處若水可到但當令次年更淤有何所害上曰
陳薦前日上殿言且喜朝廷覺察罷却淤田問薦何謂
薦言人號訴以為不便安石曰陛下用陳薦輩為股肱
耳目為股肱當為身捍患為耳目當聽察廣遠今薦權
發遣開封府府界內淤田其罷與不罷及利害初不曾
知不知陛下耳目何所賴周公戒成王當職其所不享
唯不役志于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今人
臣各懷利害愛憎之心敢誣罔人主無所忌憚其為不

享甚矣陛下固容有所未察雖復察見亦無所懲即與不察見無以異如此則事實何由不爽小人安能無侮雖以周公為相臣恐徒紛紛不暇無緣致平治也琮江

寧人時知陽武縣

朱史載此段于六年九月十五日賜侯叔獻等於田後按王安石稱陳薦

權開封府薦權府則四年四月事若附六年九月失其實矣今依日錄見本日琮八月十五日擢利路運判

丙申上諭文彥博等曰京東武衛軍素號精勇得力不減陝西兵彥博曰京東之人沈鷙精悍亦其性也上因言齊魯諸儒言過其行如李徽之輩每肆大言吳充曰

前史謂齊人多詐信不誣矣彥博曰齊魯諸生常以誦經為業近聞朝廷釐改科場此輩恐未能遽改所業必有失職之憂上曰令展一次科場方依今來新制充曰齊魯專經之學誦書之外不知其他登第之後至于官政人事漫不通曉此弊深宜更改上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令充曰漢儒陳寵以法律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唐有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搢紳多恥此學明法一科又徒能誦其文而已亦罕通法意近歲補法官者必

聚而詳試其所習取其尤精通者用之有以見朝廷卹

刑之意

去年十二月八日
徽之提舉鴻慶

丁酉手詔近令諸路再體量昨出軍功狀今尚未至賞
久稽緩後無以使人臨敵死難其督促之及近廊延有
功將官亦令經畧司速以聞先是太原呂公弼鄜延趙
鼎並言宣撫司賞功多濫命公弼等別差次久而未上
故有是詔

戊戌天章閣待制知揚州馬仲甫判都水監知制誥知

江寧府錢公輔知揚州初沈起罷陝西都轉運使召為

度支副使

三月二十五日

改鹽鐵副使

四月七日

尋命知江寧府

五月

二日代公輔令公輔歸朝王安石欲留起知審官西院上

曰朕方欲論起在陝西亦無罪吳充言屢改易非便上

曰宜少待之安石曰公輔專助小人為異議使在內必

無補聖政因請以代仲甫曰使仲甫在內無傷也上從

之起除江寧才三月竟召入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九月二十

四日起自江寧入為提舉百司今并書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日錄可考

是日

戊戌十四日

東

明縣民以縣科助役錢不當相率遮宰相自言凡數百家王安石既說諭令退遂白上曰知東明縣賈蕃者范仲淹女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近樞密院選差勾當進奏院去年進奏院妄以朝廷事報四方令四方疑懈于奉行法令今使勾當宜得平實者如蕃殆不可用上以為然因令究東明事蕃管城人琰曾孫也

己亥詔給權貨務封樁銀十二萬七千兩絹萬七千匹赴陝西轉運司糴軍儲

庚子司農寺及開封府界提舉常平司奏有畿內百姓未知新法之意見逐鄉大戶言等第出助役錢多願依舊充役詔司農寺令諸縣曉諭如有不願納錢之人除從來不當役年月令依條認本等役候年月至則赴官充役更不令納役錢又奏乞差府界提點司官分詣諸縣同造五等簿陞降民戶如敢將四等以下戶升于三等致人披訴其當職官吏並從違制不以赦降原免從之

四月二日免四等戶役又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又七年正月十三日先是王安石建議

恐有扇惑百姓以為役錢數剝但訴免必可減若果訴免則責令依舊充役如今司農寺及提舉司所奏上既知東明事連日再以手敕問安石其一從安石本議降是詔其一問酸棗有升下戶入上戶者如是則徒有免第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對上以取開封祥符兩縣新舊簿閱視其減等者至多升等者至少蓋諸縣造簿等第不同皆係官吏緩急如開封乃有七百戶第一等此不可不減酸棗東明乃各數百戶三等已上餘

皆四等已下至有三等以上役本等闕人差又盡取于
四等以上此乃是四等中自有合為三等以上之人而
造簿不正緣吏人受賂寘之下等及至上等無人則又
不免糾取糾取之時又可取賂若不升降使各從其實
則徒使吏人長姦百姓僥倖又有偏受困苦者非政事
也且逐等物產皆有籍在籍第四等以下較其物產乃
與三等同則何可不升升之百姓亦自無憾乞如司農
寺所奏約束上從之安石又言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偽

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驕之使紛紛妄經中書御史臺或打鼓截駕恃衆為僥倖則亦非所以為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責之有司事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小事陛下輒再三手敕質問臣恐此體傷于叢脞則股肱倚辦于上不得不墮也且王公之職論道而已若道術不明雖勞適足自困無由致治若道術明君子小人各當其位則無為而天下治不須過自勞苦紛紛也上曰問得人役錢事誠是人情便安石曰陛下以道揆事

則不窺牖見天道不出戶知天下若不能以道揆事但問人言淺近之人何足以知天下大計其言適足沮亂人意而已上又言或以為役錢事必致建中之亂安石曰人言所以致此由陛下憂畏太過故姦人窺見聖心敢為誑脅也上初疑官戶取助役錢少安石因是白上曰官戶坊郭取役錢誠不多然度時之宜止可如此故紛紛者少不然則在官者須作意壞法造為論議坊郭等第戶須糾合衆人打鼓截駕遮執政恐陛下未能不

為之動心若陛下誠能熟計利害而深見情偽明示好惡賞罰使人人知政刑足畏則姦言浮說自不敢起詭妄之計自不敢施豪猾吏民自當帖息如此雖多取于兼并豪強以寬濟貧弱又何所傷也上又言曹司都不與祿反責其受賕廢事甚無謂安石曰本收助役錢有剝者將以祿此輩上曰以見役錢便可早定法制使知凡今致紛紛亦多是此輩扇惑安石曰早定誠是然畏此輩扇惑非也當令此輩不敢扇惑而已若使此輩無

忌憚敢為扇惑而專望以祿利弭息恐非所以為政也
人主若不能盡天下則不能勝天下反為天下役反為
天下役則亂矣漢高祖甫定天下令婁敬持一節發齊
諸田楚昭屈景諸大族數萬口居關中此數族者平時
皆能首難合從以逆關中者也如諸田乃至兄弟二人
更為王敢與項羽為敵一旦使之弃墳墓田宅而徙曾
不憂其為變者氣與畧有以勝之故也 御史中丞楊
繪言比者畿邑之民求訴助役之不便陛下需發指揮

令取問民之願與不願而兩行之中書門下已作劄子
坐聖旨頒下而司農寺繳還遂從其請臣竊謂助役之
法果便乎則今之不願者不一二年自見他人之便則
改而從命矣助役之法果非便乎則一二年中自將改
之則今之不願者何必強之也假使十分而不願者一
分焉則一分之少固不能害九分之多而一分不願者
亦自有役以差之必無放者但形勢官戶女戶單丁素
無役者令出役錢則已行之矣司農寺繳還聖旨劄子

豈得無罪乎謹按舍人院繳還詞頭自有故事李大臨
蘇頌繳還不當落職歸班今司農寺不聞有得繳還聖
旨劄子典故鄧綰曾布繳還不當沮格聖斷乞比類李
大臨蘇頌情理特行降絀而偏行此聖旨指揮于天下
臣料主之者必謂大臨蘇頌繳得不當鄧綰曾布繳得
當則乞詳臣所陳不當事狀施行并勘會布與宰相王
安石是親乞不令簽書不報

此據楊繪熙寧臺
章附見十六日

壬寅詔自今朝省及都水監司農寺等處凡下條貫並

令進奏院摹印頒降諸路歲給錢千緡為鏤板紙墨之

費 王安石因東明訴役錢事稱疾卧家是日上遣中

使趣安石入見

此事他書並無據王安石日錄十八日上遣中使趣入見則此安石嘗托病在

告也更當考詳

癸卯安石入見為上言東明宜受狀曉諭百姓乃不受
狀遣令入京餘縣即無之此意可見上因問賈蕃與密
院官孰善安石曰臣不知也遂白上今大臣近臣孰為
助成聖政之人臺諫官孰為不附流俗者陛下又於忠

邪真偽之際未始判然明白示以政刑小人何所忌憚
小人無忌憚敢為紛紛而陛下恃耳目聰明欲以勝之
臣恐陛下雖勞終不能成治也 楊繪言東明等縣百
姓千百人詣開封府訴起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
受百姓既無所訴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云此事
相府不知當與指揮不令升等仍問汝等來知縣知否
皆言不知又詣御史臺臣以本臺無例收接訴狀諭令
散去退而訪問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戶等却以見

管戶口量等第均定助役錢數付諸縣各令管認升降
戶等別造簿籍前農務而畢臣竊謂凡等第升降蓋視
人家產高下須憑本縣本縣須憑戶長里正戶長里正
須憑鄰里自下而上乃得其實今乃自司農寺先畫數
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心甘服哉譬夫所以為帶者
為腰也所以為履者為足也帶之長短須隨腰之豐瘦
履之濶狹須準足之大小今若帶長而有餘則增腰以
滿之履狹而不足則削足以就之可乎起升等第以就

多出錢何以異此京畿者天下之根本不可不關聖慮
若人民紛擾辭訴不已雖欲脅以止之竊恐川壅而潰
其傷必多措置民事必自州及縣豈有文移下縣州府
不知其理此乃司農寺自知所行于理未安故不報府
直下諸縣欲其畏威不敢異議若關京尹或致爭執所
以不顧事體如此又今已是農月如何于農務前畢欲
隨夏稅起催乎臣又聞中書遣孫迪張景溫體量不願
出錢之民竊恐不願出錢者欲困以重役如此威脅誰

敢不從畿內之民平日驕養如赤子今團保之法行之
猝暴惶駭未已若更凌虐恐所憂不細今判司農寺乃
鄧綰曾布一為知雜一為都檢正非臣言之誰敢言者

王安石指陳繪言為不然上諾之

安石曰錄云余為上
別白言事實上固洞

見末
本矣

劉摯言臣竊以畿甸者天下根本之地當安輯

之而愛養其財力使有豐佚閒暇之樂故可與為善而
不可與為非義昨者團結保甲是時西邊用兵法令一
出民間驚騷至今憂惑而未寧今又作法使人均出緡

錢非時升降戶等期會急迫所以人情惶駭無所赴愬
恐非所謂強幹重內愛人寬役之意實由有司未能奉
宣陛下大均之意以立法度乃為此等紛擾臣伏願先
降指揮告示逐縣今來新法未得施行別聽朝旨以安
衆心然後乞根究昨來承準是何條制輒有升降戶等
及如何出榜依理施行所定役法臣愚欲望陛下深求
民情採中外之論再行講求要之不至重斂動衆而可
以經久者而後行之係民休戚此最大事惟陛下謹慮

而審取之天下幸甚 光祿卿史炤知邢州上謂執政
曰炤在襄州于水利甚宣力宜優獎以勸衆王安石曰
便除邢州亦足示勸其詳須勘會具備乃可推恩不然
恐濫有異論則無事狀可質也

甲辰上患邊臣觀望朝廷意度為緩急不肯竭情了事
王安石曰此在陛下陛下誠能御羣臣以道使各盡力
濟務莫敢為欺則陛下可不勞而天下治若不能如此
徒役兩耳目聰明夙夜憂勤于上而臣為陛下盡瘁于

下恐終不能致治邊事且勿論試論近事近者慶州兵
變陛下不能不旰食大臣宜以此時共憂所以消弭然
方共乘陛下洵懼合為異論至于淤田保甲與慶州兵
變事不相關此衆人所知非待至明而後察也然衆論
盡然陛下雖知其非能使其有所忌憚否大臣在前尚
無忌憚如此則邊鄙疎遠何可禁其不為欺罔臣恐以
區區之身為陛下獨勞亦不能濟平治也臣愚以謂大
畏衆志使無實者不敢肆其說而忠力者不為小人所

沮則陛下不須憂勞而治道自成上曰良是

朱史以此段載三月

三日慶州兵叛後不知安石言此乃因東明訴役錢事假借以堅上意今乃依日錄特書于五月二十日陳瓘尊堯集邊機門論安石云云并附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四年五月二十日又二十六日又六月十二日又二十七日又五年正月九日又六月二十七日皆合參考

乙巳皇第二子生母曰賢妃郝氏後三日卒不及名

後賜

僅新紀但書僅卒不書其生蓋疎畧也

丙午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同知諫院直舍人院孫洙知

海州從其請也

合考林希野史載洙所以出事在六月十三日丙寅錄繫因注內洙舊傳云王

安石以論青苗事多逐諫官御史洙鬱鬱不能有所言懇求補外得知海州

御史中丞楊繪

恐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李定遂補洙闕言定必不可用

洙闕遂久之弗補

明年二月乃除常秩

通州言高麗使民官侍

郎金悌等入貢至海門縣詔集賢校理陸經假知制誥

館伴左藏庫副使張誠一副之降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昭州防禦使涇原路副總管張玉為總管陵州團

練使落軍職玉以兵追討慶州叛軍而吳達等勢窮降

邠寧部將任懷政懷政送玉玉盡殺之于邠州朝天驛

上以王安殺失朝廷信故有是命初欲但降王一官王安石曰朝廷既知其安殺則降一官非所以示天下重人命存信之道上乃令降兩官又降總管又議落軍職文彥博以為刺史不可為都虞候安石曰都虞候須以防禦使為之止是故事初無義理臣固嘗論奏以為但緣官闕遂例遷或無功而以選超授皆無義理不足以勸彥博以為故事要難改乃止降一官落軍職仍未補人吳充曰竇舜卿失于覺察撫禦亦止降一官王罰太

重安石曰慶州之變非舜卿所致舜卿雖知人情洵洵欲令舜卿若為處置充又言玉可惜安石曰暫責遇赦即牽復姑以明法存信慰衆心於玉何損朝廷但令玉且在邊自得其用豈計官職資任乎是日王安石呈役錢文字上以為民供稅斂已重坊郭及官戶等不須減稅戶升等事更與少裁之無害安石曰今取于稅戶固已不使過多更過當減但為厭人言即無當于義理若方可取之時取之待其凶年闕食量彼力不足而我

所收役錢有餘則特與放一料此乃是于米粒狼戾時
多取之于食不足時則賙之合于先王不忍人之政朝
廷制法當內自斷以義而要久遠便民而已豈須規規
恤淺近之人論議陛下以為稅斂甚重以臣所見今稅
斂不為重但兼并侵牟爾此苟悅所謂公家之惠優于
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上曰此兼并所以宜權安石
曰推兼并惟古大有為之君能之所謂兼并者皆豪傑
有力之人其論議足以動士大夫者也今制法但一切

因人情所便未足操制兼并也然論議紛紛陛下已不能不為之動即欲操制兼并則恐陛下未能勝衆人紛紛也如兩浙助役事未能大困兼并也然陛下已不能無惑矣上曰如常平法亦所以制兼并安石曰此于治道極為毫末豈能遽均天下之財使百姓無貧

已酉權陝西都轉運使謝景溫言廊延最當敵衝守禦係于主帥自今春以來造怨連禍士氣不振民心未寧陛下擢趙高知延州高聰明宏達誠有過人然未嘗親

歷行陳熟悉軍旅裨將寨主皆故等夷一旦受其統制
未必心服臣恐有事之時難責成效慶州昨經叛亂人
情不安王廣淵本無威望以鎮姦猾傷弓之餘何由更
明紀律驕悍之卒變故難保雖朝廷開其自新而人情
惴恐常憂不測今一營之間逆順雜處效順者貧如故
時為逆者人有餘財鬻賊于市主不敢識脫有緩急廣
淵必不能裁制陛下近以郭達知秦州秦雖要藩其重
不若鄜延達少長于邊材武可任累經行陳士卒信服

若使復帥鄜延敵必不敢輕犯蔡挺向為慶帥撫御得宜涇原士馬完整威聲已振若使挺于慶州使之因事制置施設方畧誅鋤橫猾慰安反側則朝廷高枕無憂矣自陛下臨御以來秦州罷絀四帥雖軍政不修撫御失當終不足貽朝廷深患與鄜延環慶不同臣謂朝廷欲捍外寇莫若責郭逵欲消軍變莫若委蔡挺蓋秋冬之交敵騎必出鄜延高雖有美才固不若逵之老練或處之他路無所不可伏望易置四帥以消未然之患王

安石曰郭逵宜使為延州乃以恥見吏民力辭逵復被朝廷任用得故處有何恥彼但緣延州經擾壞難治不肯往耳陛下不察其情而許之頗失事機今已赴秦州乃欲改更非便上曰蔡挺移慶恐轉加姑息安石曰慶卒尚反側若遽易帥或未至間疑而為變盍靜以待之

景溫奏寢不行

朱本削去景溫疏
今從新本復存之

庚戌楊繪言開封府界提點司以畿縣百姓入京訴等第役事東明縣民最多因欲舉劾知縣賈蕃臣不識賈

蕃不知其材與不材但見嘗被二府選差則其人必非甚不材者畿縣之民去京不百里苟有屈抑得以來訴於相府則陛下宜推而興念四方之民去京甚遠者雖有屈抑曷由來訴乎即宜申命監司使通下情勿令失所則政之遠近各得其宜矣今若東明百姓來訴則罪知縣臣恐畿縣令佐懲創其事先威以嚴刑脅以利害俾民不敢復訴壅塞民言得為便乎況陛下已詔東明等縣不得升等及取情願若非百姓來訴何憑有此詔

乎而反捃摭知縣也 是日王安石既對留身請去上
固留之曰風俗久壞不可猝正事有萬緒卿如何却要
去且體念朕意不須恤流俗紛紛安石曰臣材薄恐誤
陛下屬意陛下試觀前代興王亦有為政數年而風俗
不變紀綱不立如今者乎上曰前代或因衰亂方生人
情迫急為之解患釋難所以易今頽壞之俗已久萬事
收斂使就法度則不得不難其紛紛亦固宜但力行不
變自當改如富弼事向時豈有按劾今乃案治如此等

事行之已多人情恐漸變安石曰以臣所見似小人未肯革面臣愚以謂陛下誠能洞見羣臣情偽操利害以馭之則人孰敢為邪但朝廷之人莫敢為邪即風俗立變何憂紀綱不立如唐太宗時裴矩尚肯為正諫況其素不為邪者乎上追咎西邊事以為唐太宗時固無此安石曰臣自接待清光以來陛下固未嘗許韓絳以智畧一旦舉一方之事屬之則邊事自宜如此上曰朝廷固未嘗令其如此絳失本指皆出于意外安石曰陛下

許其便宜節制諸路則其如此固其理也邊事已往固無所及臣愚以謂陛下憂勤衆事可謂至矣然事兼於德德兼于道陛下誠能明道以御衆則不待憂勞而事自治如其不能則雖復憂勞未能使事事皆治也陛下誠能討論帝王之道垂拱無為觀羣臣之情偽以道揆而應之則孰敢為欺人莫敢為欺則天下已治矣臣敢不且黽勉從事若但如今日恐無補聖治也

此段依日錄載此朱

史乃于責韓絳後使附見且刪去臣敢不黽勉從事若但如今日恐無補聖治等語蓋失事實矣今改之

陳

璫尊堯集邊機門論云云并附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又五月二十日又二十六日又六月十二日又五年正月九日又六月二十七日皆合參考

辛亥詔以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詔太宗正司自今宗室率府率遭父母喪及嫡孫承重並解官行服又詔宗室遇歲節罷遣嬖媼上西京汝州諸墳遣本宮殿侍者聽之從李德芻請也先是判亳州富弼四上章乞解使相不許又乞給假就西京養疾未報會青苗獄起弼因不敢言及朝廷有案後收坐指揮弼知免劾乃復乞

養疾西京是日詔與弼假

弼四上章乞罷使相據劄子許給假就西京養疾實錄在

五月十八日誤也今從會要及王安石日錄

于詔聞恩冀鄭雄滄州永靜信安保定乾寧軍自夏
災傷其令轉運副使王廣廉提點刑獄孔嗣宗分行體
量未經檢放秋稅各以分數蠲除仍發廣惠倉粟賑濟
饑民

是月詔廢新衣庫其官物撥赴儀鸞司等處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四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_臣許_允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_臣吳壽昌

謄錄監生_臣陳長春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四年六月甲寅朔宰臣王安石為明堂大禮使樞密使文彥博為禮儀使參知政事馮京為儀仗使樞密副使吳充為國簿使參知政事王珪為橋道頓遞使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羣牧之官近制不許

兼領他職今河北監牧使都官郎中周革兼提點刑獄
非制也乞罷兼領之命從之 是日王安石為上言楊
繪不宜在言職且曰臣事陛下即有罪大臣近臣理無
肯蔽覆者不必得一楊繪乃察臣所為但如繪者使在
言路四方宣力奉法之臣更疑畏沮壞政令何由成古
人為國皆約七年五年必為政於天下其施行有次第
可必故也今朝廷事為之數年行之未幾輒復被沮壞
欲望成效恐不可得也

乙卯詔廊延比增屯兵過費邊儲令趙高相度如遇事宜合駐軍馬計會轉運使趙瞻專在本路於要害城寨廣備糧草

丁巳詔河北災傷州軍已遣官體量賑濟其劫盜罪至死者並減死刺配廣南牢城候豐熟日如舊 又詔罷

委官看詳臣僚所上封章令中書看詳以聞

初命館職看詳在三

年五月戊戌令罷之必有故日錄亦無其說當考

上批賈蕃可令治其不奉

法之罪其他罪勿劾昭示四方使知朝廷用刑公正王

安石曰臣亦嘗責趙子幾但案蕃違法壞助役事勿治他事子幾乃云已得其罪狀不敢貸若法當治治之固不害朝廷用刑公正也臣於蕃輩未嘗與之計校緣臣所為盡是國事蕃輩附下周上壞得陛下國事臣有何喜愠且小人衆多安可一一與計校孟子謂政不足間人不足適一正君而國定臣所以但欲開導聖心庶幾感悟若聖心感悟不為邪辭詖行所惑則天下自定小人自當革面從上豈須臣區區每與計校若聖心未能

無惑而臣一一與小人計校亦何能勝其衆多又言朝廷立法惠在弱遠不知所以然之人怨在強近能造作讒謗者此陛下所當察

按林希野史載王安石納上批不行今附注在十三日丙寅錄

繫囚後

詳定編修三司令式所刪定官周直孺言在京

麴院自來酒戶沽賣不常難及初額累經更張未究利害推究其原在於麴數過多酒數亦因而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折其利為今之法宜減其數增其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苦而官額不虧矣請以一百八

十萬斤為足額遇閏年則添額十五萬斤舊價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請增作二百文省舊法以八十五為陌請並紐計省錢便於出入舊額二百二十二萬斤約計錢三十七萬貫今額一百八十萬斤計錢三十六萬三年一閏十五萬斤計三萬貫又減小麥萬餘石及人功並不虧元額錢數况免賒麴酒戶納小官錢借債契書及公私費用不過每斤添支十文令用麴無餘官物無積况國初麴價二百文八十五陌太平興國六年始減五

十并具到酒戶情願事件從之

十一月乙酉
賞直孺章服

戊午環慶路經畧司言都監任懷政已發赴慶州諸堡寨照管熟戶法訖樞密院言昨石昌等蕃戶驚疑犯順之後种診以厚利啗之乃復安輯凡撫御蕃族之方在明賞與罰知其疾苦申其抑塞則自宜感恩畏威至於酒食犒設之類但務從舊來規式亦不當頓為優厚使蕃情測度明見姑息之意詔割與本路仍令經畧司分析差任懷政因依以聞

要見分
析如何

劉摯言臣竊以為為

治之道惟知人為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為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為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偽而欲與善者清故善與惡雖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履大有為之會寤寐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此何謂也豈所以

用之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
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
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
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培削民財為功以興
起犴獄為才陛下賑卹均役之意變而為聚斂之事陛
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為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
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
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矣欲賞之志每在事先急公之

心每在事後故顛倒繆戾久無所成其能少知治體有
愛君之意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
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
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
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
有所非樂無事者以謂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其所利
據舊而補其偏以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
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

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為亂常此以彼為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二勢如此事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險阻而消長之勢可謂未明矣臣願陛下虛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審好惡重用而已矣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取其長稍抑虛華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謹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

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
迅而願為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臣謂
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摯嘗面對上問從學
王安石邪安石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
識安石也上因摯言與安石論助役事安石辯數甚力
上曰無輕民事惟艱安石曰陛下固知有是說然又審
民事不可緩上曰修水土誠不可緩安石曰去徭役害
農亦民事也豈特修水土乃為民事如修水土非陛下

能勝異論則誰肯為陛下盡力且議助役事已一年須令轉運使提點刑獄州縣體問百姓然後立法法成又當曉諭百姓無一人有異論然後著為令則其於民事可謂不輕矣

庚申羣臣上尊號曰紹天法古文武仁孝詔曰夫道以常無常名為尊乾以不言所利為大朕所憲焉至於崇飾徽號以臨四方非朕所先務也方命有司議合宮之配以昭嚴父之孝矣乃當前受寶冊自為光榮哉無使

大禹之不矜不伐漢光武之禁人言聖獨見稱於前世也自是三上表終不允涇原路經畧使蔡挺言新知涇州劉渙先知此州日貪殘不公軍民怨苦今聞渙再至無不憂懼伏望罷渙更擇可者詔渙改知澶州楊繪又言助役之法朝廷之意甚善其法亦甚均但亦有難行之說臣願獻其否以成其可去其害以成其利假如民田有多至百頃者少至三頃者皆為第一等百頃之與三頃已三十倍矣而役則同焉今若均出錢以雇

役則百頃者其出錢必三十倍於三頃者矣况永無影射之訟乎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難得錢一也近邊州軍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者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專典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且農民惟知種田爾而錢非出於田者也民寧出力而憚出錢者錢所無也今乃歲限其出錢之數苟遇豐歲雖獲多而賤賣猶未足輸官也凶年穀雖貴而所收者少食尚不足若之何得錢以輸官又况天下州郡患

錢少者衆矣而必責民納錢可乎行之三數年此弊愈見矣其說一也唐李元平守汝州始至募人築郭浚隍李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悟賊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此乃覆轍也今若緣邊州軍不問土著惟雇一切浮浪之人萬一有間謀應募或為外國所使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潛為內應此豈得不慮哉其說二也天下之田有一畝而稅錢數十者有一畝而稅數錢者有善田而稅輕者

有惡田而稅重者今若盡以稅錢為等第得無優者轉
優而苦者彌苦乎其說三也人所以畏為耆長者為有
不獲賊之刑也誰肯冒刑而就雇乎若未有賊限則為
之或有賊限則逃又招之則又然事若何而輯乎其說
四也且如倉庫多至數萬石軍資多至百千萬緡而使
受雇浮浪之人為之官司無由察實有侵盜事急則逃
闕誤支給隱匿文帳然後沒納抵當捕繫保任則罪人
已去而平民被害其說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

為定制仍乞誠勵司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
毋得多取於民以自為功如此則誰復妄議 劉摯言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言人君雖有仁心仁聞
苟不因先王之道為良法度以行之則亦不免於民不
得被其澤恭惟陛下至誠好治憂念元元謂天下役法
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議立法頗
無以上副詔旨而下協人情者臣請言之其法曰率錢
助役官自雇人臣謂其事不可勝言而畧陳其十害天

下戶籍均為五等然十七路三百餘州軍千二百餘縣凡戶之虛實役之重輕類皆不同今欲斂錢用等以為率則所謂不同者非一法之能齊若隨其田業腴瘠因其所宜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法則紛錯散殊何所總統非所謂畫一者其害一也新法患等籍之不得其實故令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定錢數然舊籍既不可信則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不獨騷擾生弊亦使富者或輸少貧者或輸多其害二也上戶常少中下之

戶常多上戶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今之助錢為幸下戶之役簡而輕故皆以今之助錢為不幸優富苦貧非法之意其害三也新法所以令品量立等不取舊簿者意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臨時登降升補高等以充足配錢之數疲匱之人何以堪命近日府界其事已驗其害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不可闕則是助錢非若賦稅有商閭減放之期其害五也夏秋二熟農人惟有絲絹麥粟之類而助法皆用見錢故須隨時

貨易逼於期會價必大賤借使許令以物代錢亦復有
退揀壅滯及夤緣乞索之患其害六也兩稅及科買貸
責色目已多使常無凶災猶病不能了公私之費又起
庸錢竭其所有恐斯人無悅而願為農者天下戶口日
當耗失小則去為商賈為客戶為游惰或父母兄弟不
相保抵冒法禁折而入下戶大則聚而為賊盜其害七
也徼幸之人又能夤緣法意虛收大計如近日兩浙起
一倍錢數欲自以為功而使國家受聚斂之謗其害八

也夫既為之民而服役於公家廼所謂治於人者事人
天下之通義也况鄉縣定差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
者猶須十餘年而一及之至於下役則動須一二十年
乃復一差今使槩出緡錢蓋雇直不重則不足以募輕
則不足以給輕之則法或不行重之則民不堪命其害
九也夫役人必用鄉戶蓋有常產則自重性愚實則罕
欺舊雖有替名鄉人自任其責今既雇募恐止得輕猾
浮浪姦偽之人則所謂帑庾場務綱運凡所以主財者

不惟不盡心於幹守亦恐縣官之物不勝其盜用而抵
冒法令罪獄日報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
之類職在捕察賊盜發行文書追督公事者則恐遇寇
有縱逸之患因事有騷擾之姦而舞文鬻事無有虛日
其害十也夫民可安而不可動財可通而不可竭以臣
之淺聞寡見而所列如此其沸於民口有大於此而臣
未敢言者其又何窮然臣亦嘗為陛下博訪而深計之
蓋天下差役莫重於衙前今司農新法一項云鄉戶衙

前更不抽差其長名人等並聽依舊以天下官自賣到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臣謂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自來已是承應官中配買之物及饑饉盜賊河防城壘緩急科率郡縣賴之今亦難為使之均出助錢舊來官以場務給衙前對折役過分數然多估價不盡虧官實數今既官自拘收用私價召賣則所入固多又應係衙前當役事件官為裁省使無舊日糜費而支酬稍優則人情必當樂為可寬鄉

戶重役而似無害民之事臣乞陛下將此一法詔有司講求其詳若逐路坊場錢數可以了本路召雇衙前酬獎則乞詳具條目行而觀之以三二年間若見其利則其他役法更革無難矣惟是助錢之法伏望早賜睿斷一切寢議以幸天下夫更令創制可以漸而不可以暴况欲內自畿甸外至海隅一槩率錢可謂重斂又欲迫急而成之使生靈何以自全陛下安得不謹重其事哉

本志但云繪言助役之難有五摯言役法之害有十請一切罷之餘並不書

辛酉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度支郎中王克臣兼同知
審官西院上謂王安石樞密院不留意西審官欲差克
臣同知安石以為當然故有是命

壬戌詔河東經畧司相度如賊重兵犯境即依前後約
束令緣邊城寨專為守計約合留守兵外餘悉團結為
一軍以備禦賊勿令兵勢分致失枝梧 中書刑房言
刑部詳覆官如䟽駁得諸處斷遣不當大辟罪每一人
與減一年磨勘如失覆上件公事每一人即展磨勘一

年累及四人即衝替從之

甲子觀文殿學士兵部尚書知蔡州歐陽修為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修以老病數上章乞骸骨馮京固請留之上不許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尤惡綱紀立風俗變上曰修為言事官獨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後日所為考其前日用心則恐與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異王珪曰修若去位衆必藉以為說上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衆說何足恤修頃知青州殊不佳

安石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
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為然 楊繪言今舊臣
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
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
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又言兩制
多闕員堂陛相承不可少衆皆以繪言為然王安石曰
誠如此然要須基能承礎礎能承梁梁能承棟乃成室
以冀壞為基爛石為礎朽木為柱與梁則室壞矣上笑

參知政事王珪言臣前為南郊禮儀使竊見乘輿所過必勘箭然後出入此蓋天子師行故事大駕既動禮無不備及入景靈宮太廟門恐不當行勘箭之禮請下禮官考詳詔禮院詳定以聞於是禮院言皇帝親行大祠所過宣德門景靈宮太廟門出入勘箭南薰門入則勘出則否至於文德殿門并親郊出入朱雀門則勘契考詳勘契之制即唐交魚符開閉符之比用之車駕所過宮殿城門所以嚴至尊備非常也惟勘箭不見所起

之因當是師行所用施於宮廟似非所宜誠可廢罷其
宮殿城門并太廟車駕齋宿請並勘契至於景靈宮止
少留薦享亦乞不用勘契從之 宣撫司言昨西域賊
攻圍柔遠寨都巡檢林廣與李克忠開城納蕃兵併力
堅守都監任懷政郝惟立走馬李元凱募人守寨西谷
寨主張繼凝斬獲首級詔林廣賜銀二百兩任懷政郝
惟立各減二年磨勘李元凱減四年張繼凝減一年李
克忠候奏案到取旨克忠時坐取蕃官所奪西賊甲不

還其直方被劾也

克忠事在七月二十八日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左騏驎

使邵州團練使許州兵馬都監令晏言今後每有差遣

辭見并因事到闕並乞上殿或遇大禮亦乞陪位從之

自後宗室領外任者悉用此例

此據會要十一日事今附見

鹽鐵

副使工部郎中直史館李壽朋踈俊任俠不憚繁劇祠

西太乙飲酒茹葷暴中風卒上遣中使撫其家賜銀三

百兩

乙丑審官東院主簿大理評事蔡睦為太子中允荊湖

南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等上謂王安石曰朕可留
安石曰已令為監司且試其實如此人他時自當為朝
廷用朕擬子也上曰人材絕少宜務搜拔安石曰人材
須獎成若趣赴朝廷法令欲立事功輒為人所攻沮附
同流俗即雖有過惡羣邪共相推薦容護則中材已下
孰敢正論直行此人材所以壞而可使者少也若不能
改此恐無由得人材衆為天下要以定取舍變風俗為
先務若不如此而乃區區勞心於細故適足以疲耗聰

明為亂而已且以近事驗之邊事之興陛下日至十數批降指揮城寨糧草多少使臣將校能否羣臣所不能知陛下無所不察然邊事更大壞不若未經營時此乃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切大事獨誤今日國事亦猶前日邊事陛下不可不察今日之患正為君子道不長小人道不消所以然者由陛下察君子小人情狀不盡若陛下能明道以御衆如日之在天則小人如雨雪之自消詩曰雨雪浮浮見晁曰流此之謂也若不然

則小人道長無義何所不至宗廟社稷之計臣誠為陛下憂之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此之謂也上以為極然陳瓘尊堯集邊機門論安石歸過宗廟今并附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四年五月二十日二十六日六月十二日五年正月九日又六月二十七日凡五段皆合參考

司農寺言河北提點

刑獄王廣廉請以廣惠倉錢斛併入常平從之 詔賞

捕殺慶州叛軍者索忠授右班殿直賜錢五百千餘轉資賜錢銀有差

丙寅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時

雨愆亢故也

時雨愆亢，據御集林希野史云：趙子幾以司農告諭諸縣陞降等第，以就助役。東明

民二百詣丞相訴，又訴御史。上聞之，驚安石亦惶恐。上手批付中書民之不願出錢者，仍舊供役。內外歡然。以此解訴者，中丞繪諫官泳猶以為非便，而助役之議直可罷也。而布綰言於安石曰：助役為衆所搖，不可成矣。安石悔，又納御批而不行。疑東明令賈蕃誘民來訴，蕃已移官，乃遣子幾至邑詢其陞降。民戶因窘蕃嘗以同天節宴取外界，猶如此者，數事子幾奏之。安石大喜，置獄勅之言者，以為訴而發其事，非體當然。又蕃已去官，上亦寢，又批付中書，但案其陞降不當，餘皆勿問。中外聞之，慶上之仁。聖安石不悅，又懷於上前。納之又辛亥六月十三日，上御崇政殿決罪人曹佺家奴盜金當徒二年半，降從杖上目。馮京曰：橫門決杖二十已宣閣門。使安石曰：不可，但當決十八再三言之。上終不能遏。自四年以來，手批多不行矣。按希云：安石屢納御批，今附

注此當考孫洙自諫院出知海州在五月二十二日蓋從洙所乞不聞洙論助役當罷并合考詳

已已保平軍節度推官同提舉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司王韶言昨經畧司令韶招納近邊生戶入居漢界今韶已奉詔赴闕恐離任後來生戶或與夏國連結別為邊患其生戶入居漢界見給糧者非韶所招如養飼充飽或連結夏國度為寇害實非招納所致乞賜詳察詔先坐妄指間田責官及再打量乃云實有田四千餘頃於是召對王安石白上曰王韶為陛下盡力臣不知陛

下尚奪其官何意因言石顯事上曰元帝不能誅有罪
安石曰顯有何罪不過害劉向之徒而已今之為姦者
特才不如顯爾其罪非與顯有異也石顯尚須因忠良
有釁然後敢攻今之害忠良則未嘗伺其有釁此乃過
於石顯陛下何嘗能誅馮京曰李師中降官故詔須降
官安石曰師中附下罔上壞陛下所欲為陛下不得不
責降然內批特與舒州寵以善地詔無罪乃亦降官好
惡賞罰如此君子何所恃賴小人何所畏懼京曰今日

人已震懾如此足矣尚欲如何安石曰臣所論者陛下威福非臣私計也上論民兵因稱府界保甲善安石曰保甲事多沮壞安得善陛下欲為民兵誠善然毆民為兵豈皆盡願使吏措置豈能盡當人心陛下為保甲一人言即紛紛自沮撓其事則欲為民兵未易就也大抵修立法度以便民於大利中不能無小害若欲人人皆悅但有利無害雖聖人不能如此非特聖人天地亦不能如此以時雨之於民豈可以無然不能不妨市井

販賣及道塗行役亦不能使墻屋無浸漏之患也

壬申以岐王顥為明堂亞獻嘉王頊為三獻不攝上將軍以禮儀使司言至道二年南郊皇太子為亞獻越王為終獻不攝官而近歲獻官雖品秩已高猶攝上將軍今明堂亞獻已差皇弟不當更攝官也 賜邠州修城

官吏銀絹有差先是麟府官吏坐守備頽弛被責詔緣邊各加整治而邠州首能奉法故優賚之 岐國賢壽

夫人朱氏言昨以老病恩許開聖尼院養疾今得安全

復見宮省本位使臣祇應人等乞賜推恩上語樞密院
曰此真宗子周王乳母也百歲而耳目聰明宮中無出
其右者可特聽許先是宮人有疾甚者出之尼寺十亡
八九上憫其然著為條約使太醫治病歲終稽其全失
而誅賞之自是全活者多朱氏其一也後一年乃卒上
批朱氏入宮八十餘年可特追封魏國夫人

甲戌武寧軍節度使左僕射同平章事富弼落使相以
左僕射判汝州通判亳州職方郎中唐誼簽書判官都

官員外郎蕭傳屯田員外郎徐公衮支使石夷庚永城等七縣令佐等十八人皆衝替坐不行新法置獄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許給假就西京養疾於是弼辭汝州乞依先詔養疾西京上不許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簽書止令通判以下施行他日王安石為上言弼雖責降猶不失富貴之利何由沮姦又言行弼事要未盡法絲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弼生平自以寬恤百姓為事今所以不

放稅其情可見也

不放稅事見二月五日蓋安石誣之也

上曰常平事莊

家所為吏獨不能為是不能為吏也不能為吏雖廢為民未為過安石曰誠如此民所能而吏不能雖廢為民不為過凡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人主奉若天道患所

討不當而已

此段據日錄七月十四日備載其言可見安石無忌憚之甚也新紀書弼坐格常平

令罷平章事為左僕射判汝州舊紀不著因依司馬光日記云知雜鄧綰劾奏富公除汝州不肯之官求西京養疾跋扈不遵詔命又言富公昔與劉沆書求汲引云願銜環顧印以報厚德弼欲以禽蟲事執政今恥以人臣事陛下宜付之請室賜以上刑上以其言險詖寢不報何洵直云日記又云劉摯為檢正官介甫將黜富

公摯數諫止之由是出為御史富公竟以上奪使相摯
上言亳州簿尉興級等皆坐不散青苗錢被劾以前宰
相所為豈此曹所能制由是簿尉以下特宥之當是時
摯在臺諫中最為敢言者周伯樂云摯言四月十九日
甲戌已具載

河中府言乞指揮訓練軍馬衣甲上批令曾

公亮應副須選官編排十分可應敵者近裏州軍不足
即取於邠涇等州邠涇州又不足令蔡挺應副挺近奏
已編染兩將器甲此必本路支用有餘宜令相度應副
降知環州种諲一官坐擅回韋州牒許夏國通和也
范育銘診墓云朝廷密諭邊臣罷兵而夏人未有請慶
帥王廣淵以屬公公間使曉賊賊入求好使再三至乃

受以聞朝廷許之猶以輒通賊使奪官既而帥屬皆遷官帥謂致賊請者公也欲得文移為公辨公曰紆惠息民乃吾心也講好非勞敢冒賞乎卒不與要見帥屬遷官事

乙亥劉摯言五月間東明縣百姓就宰臣私第或隨馬披告助役法不便并升起戶等及詣御史臺披訴臣尋具狀及上殿劄子論列陛下令府界提點司體量升降等第因依今竊見趙子幾別舉發知縣賈蕃在任日貸借官錢與手力因同天節沽市村酒創買部夫席屋等事朝廷以其狀下本司取勘者臣竊以為過矣朝廷變

更役法意欲均民民苟以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
言者且畿甸人戶幸以居近輦轂可以自陳以近推遠
以一求萬則天下之情可知也然四方之人限在遐遠
上雖有州縣而安敢主之又有監司提舉司之隔礙其
欲赴愬勢固難矣今又因畿民有訴而苛刻之人反怒
縣官意謂不能禁遏故攬撫他事期冥于法朝廷不辨
遂與施行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以謂欲鈐天下之
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以為戒爭務拘民以杜其

言然則天下休戚陛下無時而知臣伏覩編敕節文按
察之司所部官屬有犯不得於官屬離任後始行發擿
雖實不復受理若犯贓私雖離任有人告或因事彰露
即依法施行方子幾之體量於其縣也蕃已得替離任
矣子幾初求其事於僚佐又誘而鉤之於吏史借令蕃
有贓私則亦不得謂之論告與因事明矣法之所不當
理而子幾肆妄敢為者子幾方以苛刻怙寵用事務在
力行司農新政而不復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但驅

使就令冀自收功恐因民不服撓動其事是故作威以驚衆違法以案吏欲使畿內他邑與天下官吏畏罪避禍閉遏其人民使不得有言以聞于朝廷爾如蕃以司農榜內椿定人戶數目使出助錢遂將縣籍下等次第升遷者凡一千戶以就足榜內之數此其罪固不可赦是以前日聖旨止令體量此臣願陛下治蕃此罪而已自餘替後所案乞依條不問蓋借蕃以解四方人情之疑使知陛下不禁民言之意臣區區非為蕃計也如子

幾領按察之任已久當平日不聞舉擿蕃事乃今挾情
違戾敕禁原心考察可見險薄伏請付吏施行王安石
既為子幾辨說且曰朝廷置言事官正當為陛下彈劾
如蕃輩縱蕃非承望大臣風旨故壞法又無私賊但其
措置不才如此亦不當選差今既不才如此又犯法大
臣乃選擢以為可用此乃御史所當言也摯初不言此
乃彈擊奉法之子幾以為諂刻子幾劾王愷所忤皆一
時權要其不諂可知今營職奉公即謂之諂刻欺罔不

端即以為忠純何以正朝廷富弼之責也楊繪草辭云弼天付忠純安石大恨之因子幾事具以白上上批治平中薛向於鄜延環慶路頗招納西界人戶不少慮更有似普結勒韓等人因向責官諸處遂不復奏致貧窮失所乖朝廷恩信可令薛向具析元投來人數及住坐族望候奏上再下兩路具今存亡安泊次第以聞樞密院奏約束諸路機宜官文字有遊宴嫖狎無所不至之語上曰趙鼎嘗為機宜今帥鄜延恐傷其意可改

去此數字時高以措置邊防事具奏上出示王安石安石曰高奏甚善其間豫定計策則恐非所以應變上曰朝廷難指揮卿可因書諭之安石與高書今集有之

丙子保平軍節度推官提舉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司王韶復為著作佐郎王安石自叙其本末云初王韶言沿渭地李師中先與韶合既而為大臣所諷遽極力沮韶奏以為全無荒地朝廷下李若愚等體量令竇舜卿打量乃云止有一頃有餘於是文彥博馮京等合臺諫

官極力攻韶以為欺罔生事而向寶等素疾韶又與師中言韶引惹托碩族連生羌擾邊及問知擾邊事乃畧不由王韶韶與高遵裕但有撫結生羌之功而生羌與托碩為變乃由秦州遇托碩失理所致事既無効而師中寶前後奏事誣罔不一朝廷又令沈起往案問并根究韶田事起奏具得師中寶欺罔事惟田事欲須後日進呈彥博為師中言邊帥收閣詔令不行乃是常事安石曰朝廷詔令若不可行當奏請收閣不行安得無罪

假令無情亦不可恕况所閣詔令其情乃在於害邊事
且又奏事誣罔不遜如何可恕彥博曰既任邊帥當責
成今令王韶攬之實難安石曰王韶雖是特旨差為機
宜已而師中力奏韶王佐之材乞令管勾蕃部事故朝
廷從其奏然事亦皆師中相度施行韶何嘗能攬之彥
博曰王韶之勢赫赫於關中孰敢違者及議罰吳充請
向寶王韶皆降官安石曰向寶即有上書不實罪韶有
何罪彥博曰沈起善顧望豈肯究王韶罪狀於是上疑

韶田不實亦合追一官曰韶不能指言必是無地也安石曰今京東人冒占大澤泊為人論告積年不決其後告者坐不實被徒既而王廣淵根究乃始知曾冒占且內地有契帳分明尚如此况與邊人交雜無契帳可考經畧使不肯根究官吏承望風旨雖有官地但令生熟戶各占認則韶亦何由可指也上既疑不決安石以不勝衆論遂止不復爭尋有旨復下韓縝打量縝言緣渭果有荒田四千餘頃上曰邊臣誕妄誠害事緣理可知

而事不可知要邊臣奏報誠實乃決事如竇舜卿言王
韶所奏地只有一頃當時朝廷以為必無此地今韓縝
打量乃有四千餘頃舜卿尚言今打量地必非王韶所
指處文彥博馮京亦皆以縝所言非實彥博曰事患在
巧言亂實上曰患不明不患巧言若見理明巧言亦何
能亂安石曰巧言雖堯舜亦畏之然以見理明故共工
不能亂堯舜之治也漢元帝詔曰朕不明於理靡瞻不
眩靡聽不惑政令多還民心未得公卿大臣緣姦作邪

惟不明于理故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惟眩惑故一有政令輒為浮議所奪而多還惟政令多還故民心未得上所操持如此此公卿大臣所以敢作姦邪其本乃在人主不明于理故也如王韶非邊臣妄誕能亂事實乃是陛下考覆未盡沈起自奏以為恐引惹邊事未可打量田地陛下即行遣王韶考覆未盡而遽行法此自朝廷之失非邊臣能亂事實賞罰在一人之身為輕在朝廷勸沮忠邪則為利害甚大不可不謹也上曰邊臣各自

用已愛惡利害非有所忌憚韓縝所以打量出地者以與竇舜卿不相能故也其他事即不肯如此盡力安石曰陛下明察見此盡之矣彥博京皆言此是欲招弓箭手地爾安石曰韶所奏但云荒田不耕何啻萬頃即不言除欲招弓箭手地外有此彥博曰如此則須罪竇舜卿也安石曰舜卿打量時明言除出欲招弓箭手地即於文未見欺罔彥博又言臣在秦州沿渭豈有此地此必欺罔上曰是沿渭地安石即指圖所載且言韓縝專

沮壞王韶於奏報中陛下自可見無緣於此荒田乃肯與韶比而為欺罔陛下嘗記御史所以攻韶否乃是陳升之馮京諭謝景溫言沈起將甘谷城地妄作沿渭地欲蓋王韶罪景溫至中書臣面詰以起案卷具在無將甘谷城地作王韶所奏者何故妄言如此景溫對臣與馮京言是集賢相公與參政諫議說如是上以韶為無罪令與復官彥博等又曰韶言耕田尚未有效如何安石曰本所以奪官非為耕田未有效也為其以無田為

有而已京曰不止為此兼韶言市易事亦不便彥博因
助之上曰市易無不便彥博曰官中更為販賣事誠不
便安石曰且不論古事止以今事論公使皆販賣人無
以為不便何也彥博曰近日事多費更不足如置古渭
以來秦州愈不足安石曰今日古渭文彥博亦不知其
不可廢所以費不足正由不理財故也既拓地則須理
財以足其費此乃市易之所以不可無也彥博又言韶
市易司馬入中不良羣牧司以是官物入中故且令受

之安石曰韶但建議提舉至於買馬即自有使臣本法但令依百姓交易若不良自是羣牧司不合納耳今私販亦有退馬則市易有退馬亦未害市易司為可置也彥博又言市易司召元瓘指使乃是還俗僧甚無行三司已劾罪令更不得赴市易司矣安石曰市易司募指使何由盡得篤行君子苟有無行之人亦未害市易司可置亦未足為韶罪向者衆誣韶引惹不効又誣侵盜根究亦已無之彥博曰上下相蒙三數年後陛下自見

矣安石曰韓縝無庇蓋王韶之理只今事情陛下自見
不待三數年後也上曰韶招納未有效安石曰只今招
出即是其效為用與否即在朝廷與將帥爾彥博又言
招納無補安石曰不煩兵不費財能撫結生戶不為西
人所收以為邊患焉得為無補上乃令復韶官

王韶復官實錄

不載其月日元祐本即於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并言之
紹聖本又專以日錄為據取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事附
韶責官後仍自安石止不復爭語下却攬入三年七月
十一日并八月十三日兩事乃續以後上終疑韶田事
十字方着韓縝打量一段考案殊非次序今復取七月
十六日并八月十三日兩事附三年本月日其四年六

月二十三日所錄亦仍舊附此紹興本並削去日錄事
若並削去即於韶本末難見今明著王安石自叙云云
無可考按也韶傳載韶五月復入對加太子中允集賢
校理而實錄四年六月十六日乃書韶奉詔入對帶保
平節度推官蓋韶以五月召赴闕六月二十三日方得
旨復著作郎續遷中允校理乃在八月九日元祐紹聖
紹興三史官考按俱弗詳遂并言之耳

丁丑詔淮南兩浙荆湖南北江南東西路提點刑獄趙

濟王庭老毛抗李平一晏知止陳倩並兼提舉本路鹽

事歲較鹽課增虧取旨增減磨勘年升降資序

要見後來如何

大理寺丞盧秉權檢正中書吏房公事

盧秉初置條例司時已見

秉此以寺丞權吏檢七月六日又以殿丞除吏
檢今不別出五年二月十八日除浙憲專提監

戊寅前權發遣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兼常平等事李元
瑜特與一子官元瑜死王安石甚惜之言於上曰元瑜
在成都以一身抗范純仁謝景初李杲卿及部內承望
監司風旨之人純仁等皆莫能屈而其黨與多為元瑜
奏其沮壞新法之罪被按劾又相度役事所至百姓輒
數百或數千人為羣乞依元瑜相度施行仍乞免官司
羅織不令陳述利便之罪然純仁景初等終羅織狀首

及元瑜奏其事狀首乃得釋今死矣恩顧不及其子上
曰元瑜盡力宜與一子官馮京曰元瑜權發遣於近制
不當推恩上特令與之又令中使護其喪歸葬又賜絹
三百疋 詔尚衣庫官物等併入內衣物庫仍改內衣
物庫為尚衣庫 廢綿州西昌縣入龍安神泉象州武

化縣同州夏陽縣為鎮

舊紀書廢三
縣新紀削去